

家无老人心有依

□ 吴翼民

两年前我的岳母溘然长逝，我的心一阵痛楚和怅惘：我们家再无老人坐镇，瞬间有点难以靠岸的小船，晃悠飘荡。虽然我也知道新陈代谢、辈分更迭是自然规律，但一时间失落感萦绕不去。

老人和长辈远去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祖母去世时，我的大伯一声长叹：“唉，接下来该轮到俺啦……”那时大伯不过五十出头，精神矍铄着，却已经有了老去的危机感呢。那会儿我刚上初中，完全体会不到大伯这种感叹，不过，渐渐长大后，我感觉到，其实家有老人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啊。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此话千真万确，然则我们常常从这样的角度去认知，认知家里有个老人，可以看家守户、可以帮领孩子、可以操持家务、上班族每天回家能有热饭热菜可吃……我则是这样理解的——家有老人，这个家便有了主心骨，每天晚上看到长辈房间里亮着灯光便觉得踏实。

有个阶段我与岳父母住一个屋檐下，偶尔我们夫妇晚上外出活动，很晚回家，远远看到家里还亮着灯光，心里就觉得暖意融融，尤其是冬夜，万籁俱寂，寒风呼呼的，居民大院子几乎家家户户都关灯歇息，唯岳父母的窗户里仍亮着灯光，并且

老人家还为我们备着宵夜，真的感到比什么都幸福。

当然，家有老人，我们不求老人给小辈捎来什么好处，而是我有了孝顺老人的机会。譬如每次外出，我都会想着给老人捎上点什么好吃好玩的，生了这个心，心里感到踏实幸福。上班那时，我经常有出差的机会，天南地北出差，每到一地方，首要之事就是打探那地方有什么土特产，又记着我的岳父母喜欢吃什么东西，钻头觅缝去淘去买，非买到不可，包扎妥，以便回家后就专程奉上。记得有一次去北京，我在回程前去买老人喜欢吃的茯苓饼，到处淘，差点误了火车，害得同行的同事急得没命。当回家呈上土特产，看到老人家喜笑颜开的模样，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十余年前，我母亲尚健在，那可是我特别欢快的时间段。我在离老家苏州很近的无锡工作，回趟苏州易如反掌，于是抽个星期天就搭上火车到苏州，随身必带无锡的小笼馒头，箬篮包扎的那种。因为母亲最喜欢吃的就是无锡小笼。我带几扎回去，母亲除了自己受用，还分赠给尚健在的伯父母及邻居的老人，笑着说：“无锡小笼，儿子带来的，你们尝尝，烧开水蒸十分钟就好哉，或者放温油镬煨上一煨，绍盖先煨，底盘后煨，外皮脆，里面有汤汁，赛过油余紧酵。”母亲吃小笼吃出门

槛来了。当然，在苏州我会买上黄天源糕团、采芝斋酥糖、虾子鲞鱼等，带回无锡孝敬岳父母，两面孝敬长辈，忙得不亦乐乎，却是心里非常开心。

随着两年前我们家最后一位长辈岳母的去逝，家里再无老人可以尽孝了，失落感油然而生。然而，很快我就顿悟：家里再无老人，其实我和妻子不已经升格为老人了么？还有我的亲家公和亲家母，都是古稀老人了呀，既如此，我们就理直气壮做稳了老人，在儿女孝敬我们的同时，我们自己可得善待自个儿呀。于是我但凡到外地旅游，总会想方设法买当地的土特产，就像当年孝敬长辈一样，孝敬自己及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亲家公亲家母。

——谁说现在家无老人心无依？

三次捐赠的故事

□ 顾仲源

不经意间，随着岁月的沉淀，有些过去极其平凡的物件竟成了某些历史的重要见证，成了难以觅得的“宝贝孤品”。退休在家，闲时清理自己不经意保存的一些物品，不清则已，清理下来，自己也没想到竟有不少“老货”，有的已经放了半个多世纪。

其中有我小学时参加红十字会获得的“红十字会员证”；有1965年进入中学后的入学报到和缴费单据、成绩报告单；有1966年11月“大串连”期间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收到的油印传单、小报资料；有1969年的“插队落户通知书”和务农期间的“劳动手册”以及“手扶拖拉机驾驶证”；还有“月票”“购粮证”“煤球卡”等。

看着这些在不经意中保存下来的大多四五十年前的旧物，我惊叹并庆幸自己多次搬家竟没有把它们丢掉，看来这也是一种缘分。又想想自己“奔七”的年龄，今后再长期留着这些派什么用处呢，难道最终付之一炬？

一位“老法师”获悉我有这些“老资料、老物件”，对我说：“这些资料保存了这么多年不容易，有的还极其珍贵，千万不要毁弃，也不要随意送给个人！肯定有社会组织或相关部门对这种‘老物件’需要征集或长期保存，求之不得呢！”

我明白了，应该去寻找这些“老货”的最佳归宿呀！如果社会或有关部门需要，理应首选考虑，这样做颇有意义。

经原闵行区档案局一位领导的牵线搭桥，我把1965年得到的“红十字会员

证”经闵行区红十字会捐赠给了上海市红十字会。这张会员证被收藏于坐落在青浦区赵重公路上的“上海红十字历史文化陈列馆”。闵行区红十字会王副会长为我颁发了《荣誉证书》。

我又联系了母校上海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为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办顾老师回复我：“对于您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原始单据和油印传单等物品，客观再现了学校的那段历史，很好！”我把与母校有直接关系的单据和双份资料中的一份捐赠给了学校。学校颁给我《荣誉证书》，并告诉我，我捐赠的这批资料，已由学校校史馆收藏。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联系了上海市档案馆后，档案馆档案接收征集部的孙女士和章先生专门约了时间来我家细看这批“老货”。

这批资料包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插队落户的通知书、劳动手册、手扶拖拉机驾驶证，以及居民购粮证、公交月票、工作手册等。其中，不仅包括纸质档案，也包括实物档案。孙女士认为，它们既从个人的角度反映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也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点滴，具有一定的社会和历史价值。对于这九十余件陪伴了我这么多年的老材料老资料，尽管心中有难舍之情，但我毅然作出了全部捐赠给上海市档案馆的决定。市档案局副局长、市档案馆副馆长方城同志亲自为我颁发了《收藏证》。

这三次捐赠，了却了我的一份心愿。看着这三本证书，我感到这是这些老物件最好的归宿。



书法 姚伟和作

□ 黄发明

近日，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一商场结账要用支付宝才能享受优惠，没有网上预约，参观者被展会拒之门外……这样的状况让人一头雾水。

上海，老龄化城市，与此同时，信息化水平也在迅猛发展。对于熟悉网络的年轻人，网络社交、智能出行、网上就医、扫码支付，早已得心应手，但是，对于为数不少尚为“数字文盲”的老年弱势群体，这是一道“数字鸿沟”，无法跨越。

社会上，有些单位比如医院为老人提供了多种渠道，方便他们取号就诊，但也有不少单位，在“网”上一路狂奔，只顾线上，不顾线下，推行“一刀切”。

呼吁社会给“数字文盲”多一些温暖，呼吁社区、公益团体等，多多开办培训班，帮助老人融入数字时代。

□ 魏鸣放

不能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黄蛉更小更美妙无比的生灵。

一个人在外地独行，带着小网。河边，捞过无声的小鱼；田头，捉过鸣叫的蟋蟀。小小黄蛉，作为一种微型蟋蟀，只是后来才进入我的视野。

小黄蛉，蟋蟀科昆虫。体长5毫米，金黄，透明，大小与稻米和麦子无异。然而，头上两条长长的触须，竟然长达自身4到5倍以上，几无同类相似者。

黄蛉鸣叫，不动，两翅上竖，直指空中，像是古代侠客纵身一跃迎风飘举的大氅，又似当年郑和下西洋直挂万里的云帆。“铃、铃、铃、铃——”远听似一串金铃连续摇动，鸣声悠扬。

黄蛉，体长只占蟋蟀十分之一，但音量达一半以上，如此巨响，世无第二。

蟋蟀科昆虫，大者，体长20毫米左右或以上，有花生大蟋、北京油葫芦、扁头蟋、金钟和斗蟋等。从体型上说，如相比老虎、狮子、花豹、猎豹等大中型动物，那么，小小黄蛉，只类似于猫科动物中的山猫、金猫、狞猫和家猫。

黄蛉，是有着美丽花纹的豹猫。

老虎和狮子都不能爬树，而猫和豹可以。所有大中型蟋蟀，都不能在光滑如砥的天花板和墙壁上或倒立，或行走如飞，唯黄蛉可以。

再相比雀形目中的美丽小鸟，如云雀、燕雀、黄鹂、芙蓉、柳莺、绣眼、山雀、百灵、金丝雀等，而小小黄蛉，一身金衣闪耀，极像一颗金色米粒。据说，其中眼睛黄绿色，称为“翠眼”或“碧眼”，还有的一只绿一只黄，属于“鸳鸯眼”。真是奇了，所谓“造化钟神秀”，上帝将天地精华如此集中浓郁于这一位芥子一般的细小生命之中。

黄蛉，也是世上美丽而最小的蜂鸟。

原来，只捉蟋蟀。小小黄蛉，却是不请自来。一般情况是，蟋蟀好找，难捉；黄蛉难见，好捉。草丛中，墙脚下，在你抓捕蟋蟀终无所获时，不时会有黄蛉主动跳将出来，一粒，两粒，以极小的金黄，放大了你的惊艳。

蟋蟀一经暴露，常作连跳，状如“活闪婆”，一眨眼跳没了踪影，而小小黄蛉，小跳一两下，或在平地，或在墙上，静静不动。此时，你静静蹲下，打开矿泉水空瓶，瓶口对准了，轻轻罩入。然后，一侧挪出小缝，用力对准一吹，小小黄蛉，自会在你山呼海啸一般的巨风中，一个鹞子翻身，轻轻而下，小小肉身，悠然飘入空瓶之内。

从此，忘了蟋蟀。

晚上，在床上灯下，凑近，且看且听。用上放大镜，将细节展开。但见玻璃盒中，黄蛉一只两只，或静或走，两根长须，或双双并举，或一上一下，像是探照灯光，又如天边闪电，在小小空间之内，全方位不停扫动。“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白的诗。“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杜甫的诗。

谁说小小的黄蛉，与猛威的老虎和日行千里的骏马无法可比？在我的眼里，它们一样美丽神奇、凛然威仪。

老有所乐 凛然威仪 小黄蛉